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五回 重義番官留御史 無情國舅害忠良

詞曰：世事顛顛倒，人情覆覆翻。幾番遭險受艱難，怎屈忠心赤膽。  
瘦馬奔馳峻嶺，孤舟飄泊江乾。風濤經過幾千番，回首蒼山日晚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個旗牌官姓馬名訓，乃是胡申帳下一名得力的官兒。當下馬旗牌領了令箭，飛身上馬。來到關下工料場中查工。那鍾佩是個書呆子，那裡把個旗牌放在眼內，見他來查工，並不在意，也不起身，也不來送禮。那馬訓見鍾佩不瞅不睬，心中大怒，便拿條尺竿下場來量一量，又算了一會，見每日一人沒有一丈工，心中大怒，向鍾佩道：「嚇！好個監工官兒，大老爺吩咐每人要按工記算，你怎麼如此怠慢，有違大老爺的軍令？如今大老爺委俺來查工，如有怠慢，就扯你去見大老爺，那時才知道呢！」鍾佩聽了這番言語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咄！我慢了皇上的工，並沒有慢了你家大老爺的工，除非將我解上京治罪！連你家大老爺也無法奈何我，你在此大呼小叫做甚麼？放肆的狗才，如此大膽無禮！」

這才是：不知身落河東地，獨把雄心自使威。

那旗牌本欲詐錢的，聽了此言，只氣得火星三尺從太陽穴中冒出，大叫道：「俺奉大老爺的令箭下來監工，難道查不得麼？也罷，扯你去見大老爺，看你狠也不狠了！」說罷，便跳起身來扯鍾佩。可憐鍾佩只氣得面如土色、四肢作冷。往後一交跌倒，登時氣死在地。正是：龍游淺水遭好晒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那旗牌見鍾佩氣死在地，心內也自著忙。幸得四個侍衛向前扶起，救了一會，方才甦醒。那侍衛李儉見鍾佩醒了，便大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該死的旗牌，你逼朝朝廷的命官，是何道理？」提拳就打。張炳乖巧，見此光景，使雙手攔住李儉的手道：「不可，他是奉大老爺的令，概不由己。方才原是鍾爺的不是，我們如今代鍾爺陪禮，治水酒一杯，留馬爺在關外頑頑，等三日後，我們同馬爺前去繳令，豈不為妙？不知馬爺意下如何？」那馬訓道：「你我總是辦公的，有話好好的商議，就張爺這等說話，有甚麼做不來的，怎麼開口就罵？」說罷要走。正是：小人慣會裝模樣，做勢拿班了不成。

那張炳道：「馬爺又來執意了！我們諸事俱要仰仗馬爺在大老爺面前方便，事過之後，少不得還要慢慢的來孝敬馬爺呢，怎麼馬爺就要走呢？」說罷，便叫李儉道：「你陪鍾爺先去到我們住處，備了席，我陪馬爺看看工就來。」說罷，丟了個眼色，叫李儉：「去罷。」這馬訓見他們去了，向張炳道：「不是俺放肆，可恨老鍾那人過於做大了。」

張炳道：「那老鍾是個書呆子，為人不活套，連我們也不喜歡。馬爺你代諒些罷。」二人談談說說，來到城邊監工。這馬訓大呼小叫、指東划西，在那裡擺佈眾人做工。張炳乘此偷了個空，叫過手下帶來的一班家人，暗暗吩咐道：「大老爺作對，催工甚緊，只怕我們都是沒命的，不如走罷。你們可將一切細軟收拾停當，搬到我前日尋的所在寄下，不可出來。連鍾爺也不可與他曉得。總在今夜三更會齊，一同出寨，要緊要緊，不可有誤！」家丁領命去了。這才是：誰識計中計，須知機內機。

那張炳和家人會過了話，笑盈盈的又走來陪定馬訓，說長道短。監了一會工，不覺的日暮，張炳道：「今日倒得罪馬大爺，費了半日的心監工。」馬訓道：「都是公事，這有何妨。」張炳道：「馬大爺在此，今日賞他們早些收工罷。」

遂吩咐眾人道：「呔，今日馬老爺在此，賞你們早些散工，有酒五□壇、羊五□口賞你們，去罷。」那些人答應一聲，一哄而散，去領羊、酒不提。

單言那張炳打發眾人散了工之後，向馬訓道：「就請馬爺行罷。」馬訓道：「怎好多擾？」張炳笑道：「馬老爺又來了，見笑了，一杯水酒。不過聊表敬意，不要過謙，快請上馬。」那馬訓不解其中之意，遂不再言，帶了令箭，整整衣冠，同張炳一同上馬，奔關下而來。可憐馬訓，只為貪威愛寶，這一來有分教：喉中絕了三分氣，野外埋將六尺屍。

那馬訓、張炳二人上馬，行了一刻，早到鍾佩的寓所，二人下馬入內。那鍾佩等早來迎接。進中堂見札已畢，茶罷三巡，分賓主坐定。鍾佩始終不肯小意奉承小人，把馬訓不放在眼內，轉是張炳乖巧，言來語去，在兩下裡調和。不覺天晚，擺上酒席，大眾謙了一會，馬訓坐了首席，鍾佩二席，那四個侍衛左右相陪。見那席面甚是齊整豐盛，正是：山珍海錯般般有，只少龍肝與鳳心。

那張炳是和那三個侍衛串成一局的，有心要灌醉馬訓，以便行事，只有鍾佩不知就裡。他四個侍衛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把個旗牌吃得醺醺大醉。鍾佩道：「這樣人舍酒與他吃？」張炳道：「我有用他之處，你看看瞧。」鍾爺在旁，只見他四人一齊動手，先撥下那支令箭，然後脫下他的盔帽衣服，張炳穿將起來，腰內插了令箭。說時遲來時快，只見李儉拔出腰刀，認定馬訓項下一刀，只聽得一聲響，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滾下來了，身在東，頭在西，血流滿地。把個鍾爺唬得戰戰兢兢道：「這---這還了得！倘胡---胡申---申---知、知道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李儉道：「我不殺他，他就要殺我了。此處非我們存身之地，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！」說罷，那李儉不由分說，一把將鍾爺抱上了馬，叫一聲：「走嚇！」那些家人總是伺候現成的，一個個帶了兵器，捎了乾糧、行李等件，跳上馬一齊走了。這正是：打破玉籠飛彩鳳，遁開金鎖走蛟龍。

那鍾佩糊塗塗的跟著上馬，跑了一夜，走了一百多里。到五更少歇片時，吃了乾糧，不敢停留，上馬加鞭走了一日，又是一百多里。初更時分，到了南北交界的地方，乃是胡申標下兩個參將在那裡把守，有二千兵馬、□員將官，立營守關。這張炳裝做旗牌，拿著令箭叫關。關上首將見了令箭，隨即開關，讓他們走了。正是：鼉魚脫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當日鍾佩等出了關，又走了兩日，恐防追趕，又走下二百多里。那日走得又饑又渴，又無宿店安身，只得趁著星光往前奔走。來到一個去處，四面高山，中間一條小路，路旁有座小小的古廟，眾人道：「好了，我們且到裡邊安歇安歇。」一行人下了馬來敲門。內裡有個老番借問道：「是那一個，此刻還來敲門？」張炳道：「我們是出關打獵的，因迷了路，來借此坐坐的。」那番僧才掌了燈，開了門，放眾人進來。大家上大殿，搬下行李，在兩壁靠著坐下。只有鍾爺一人坐立不安，又想家鄉，又想朝廷，□分痛苦，那裡睡得著？抬頭一看，只見廟內大殿上一個匾，上寫「蘇武祠」三個字。這鍾爺見了，不覺心酸，哭道：「昔日蘇武身陷北方□幾年，方才回南，可憐我鍾佩，今日也被奸賊所害，有家難為，有國難投，不知用有回南之日了？」想到傷心處，不由得大放悲聲，哭倒在地。不防那廟內的老僧在後聽得分明。吃了一驚道：「原來是南邊的逃官，不免我去盤他一盤。」遂走出來，扶住鍾佩勸道：「老客官不要哭，我且問你，你是那裡人民？因何到此？」鍾爺是個老實人，並不隱瞞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那番僧道：「原來是南朝的鍾御史！昔日封贈各國之時，舍姪稱說御史的清德，不想今日得會。」鍾爺道：「師父令姪是誰？」番僧道：「老衲舍姪姓津名梁，現守北關，在賀老都都手下做了酋長，也管著五千個兒郎。昔日出關，也曾拜見過御史。此來無地安身，倘那邊追兵一到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待老衲寫封書信，送到舍姪標下安身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鍾爺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已感慈悲。」那老番僧遂寫了書信，次日打發鍾爺投番去了。正是：龍歸大海藏鱗甲，虎入深山隱爪牙。

不言鍾爺自此在番邦，且表胡申等到三日後不見旗牌回話。心中大怒，又取令箭一支，叫兩個中軍官下關去看。那兩個中軍官到了關下去看，只見那些做工的七零八落的在那裡做工，問及原由，那些人道：「自從旗牌那日下關之後，至今三日，也沒個人來監工，不知往那裡去了？」中軍吃了一驚，叫做工的領他去找鍾佩寓處。到了門口，只見反封了門，並沒有一個人。那兩個中軍心中疑惑，遂下馬打開門，走進中堂一看，只見血淋淋的一個屍首倒在地下。中軍吃了一驚，細細一看，乃是馬旗牌殺死在地。中軍大驚，叫做工的看好了屍首，隨即飛身上馬，奔進北狼關，稟了胡申。

胡申大驚，遂點了一千兵、兩個中軍，到關下追趕。一面又吩咐手下人埋馬訓屍首，一面令四□名健快到關內關外四處緝獲；

一面做了本章申奏朝廷；一面暗寫密書，去報與刁國舅，足足忙了兩日。只見兩界關守將同中軍前來繳令，言：「鍾佩等已於三日  
前出關去了，請令定奪。」胡申大怒道：「諒他也跑不遠！」遂點了一千兵馬、兩個參將前去追趕：「倘已投番，即向番邦要人便  
了。」正是：從今兩下生嫌氣，攪得風波不得清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